

# 冬春之交的绿色

胡廷楣

在这冬春之交，我注意绿色，是因为心中还有很多盼望吧。

年里的个早晨，我走在家附近武定路近静安寺一条小街上，看到有一家很不错的咖啡馆还在营业。我和一位身材高大的老外不约而同去推门，忽然又都感到唐突，两人都后退一步。我们都戴着口罩。他的眉毛动了动，眼睛在微笑。我抱拳，报之以中国式的行礼。他穿着厚厚的烟灰色外套，引人注目是外套里露出荧光绿的领子。他或许是孩子们的足球教练，我曾经在附近的运动场，见过这样绿色的运动服，穿在中外教练身上，跃动在运动场上。

出门，他往东，我往北。我的手中拎着两杯咖啡，他边走边喝。行道树没有叶子，太阳光斜斜地，普照在整条马路上，逆光中，除了他，没有别人。他走动的影子和他手中的咖啡杯一起映在柏油路上。阳光愈是明媚，小街越加寂寞，令人感到陌生。

我不认识他，不过我知道他是我的邻居。

我们的外国邻居有很多，这里有高档小区，还有弄堂里平民的房子和青年旅馆。从华屋中走出衣冠楚楚的白领，从弄堂里出来一辆共享单车，长发飘飘的女学生骑着单车，都是寻常。你可以看到某个娇小的妞儿，左手托着一个苹果，右手捏着三个香蕉，从水果店出来。你也可以看到，老年人坐在树荫下的上阶沿，旁边放着一瓶矿泉水，默默地看着路人。早点摊上，一位睡眼惺忪的大男孩排队买了一个山东煎饼，咬了一口，看半天，大口吃完，排到后面，再买一个。

你总能见到此处旧有的居民见不到的场景。例如某日你见到老外数人，年龄在而立和不惑之间，有男有女，穿着紧身衣，用南瓜的橙色，把全身骨骼和内脏画在身上，提着南瓜灯的孩子跟在后面。不必惊诧，他们很可能是要去什么地方聚会，唱歌。

小街上的悬铃木和上海别处没有什么两样，无论夜晚或白天，悬铃木树叶的绿色依旧还是基调。小街最有意思的绿色在那些餐厅的巨幅电视屏幕上。因为时差，欧洲有足球赛的日子，半夜里，上海在睡梦中，远方的绿茵却醒着。我们的外国邻居唱歌呼喊，一如回到了故乡。你在早上还能见到手中有异国国旗的人们。

街对面的居民，不知道是谁先受不了。不久每一家店门口都贴有一张墨绿的告示，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，上书“请勿扰民，禁止喧哗”。某家店铺有一位懂得点人情的小姐姐，忍不住把威严换成了笑容。

为了维护邻居的安宁，夜深了，请轻声细语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！自此，音乐依旧，球赛播出依旧。午夜的笑声止于户牖之内。

武汉封城之后，我家附近的小街也沉寂了。那家不错的咖啡馆关门了，我再也没有遇见那位身材高大的老外。路灯照亮了酒吧里寂寞的酒杯。

志愿者们走过小街，和大家一起护卫上海。大叔、大嫂把志愿者的橙黄背心穿上，警察哥哥巡行时都有粉绿的夜光服，他们都沉默不言。我家外孙给我和老伴看他的涂鸦。一个大大的肺，肺里有细菌和病毒，还有医生和病人，以及一个药箱。我忍住泪，这是四岁孩子该有的“当下感觉”吗？

老外呢？我们的邻居有多少人还在这里？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，空荡荡的小街上，我见到一位中年的外国男子，骑着共享单车，右手扶着龙头，左手举着一把伞。他穿着一件黑色衣服，上有嫩绿的条纹，口罩之上是深皱着的眉头。又见一位栗色头发的女孩，戴着口罩，一身荧光绿的衣服。她低着头，在雨中默默地跑步。在水果店里，一位外国老者，指着甘蔗，

买了一支。店里大嫂如舞蹈一样刨去紫色蕉皮，他欣赏，脚上绿色的运动鞋像在打拍子。

在这冬春之交，我注意绿色，是因为心中还有很多盼望吧。

夜晚无人时，外出遛街，看看路灯透过窗户照亮的酒瓶。

网上还挂着不少小街的介绍，我一抄下。这小街是逐渐热闹起来的。十来年前，静安寺一带，有了越来越多的高档写字楼，这里便有些改变。旧厂房的底楼，辟出了一排街面房。转弯角上开出一家酒吧，夜晚传出音乐，小胡子调酒师和着节拍大幅度摇动着银色的调酒壶。有几年，这里的店铺不断改变。顾客用脚选择，商人用手发牌。每年总有两三家最后留下了。过了七八年，终于错落有致地满足了本地区不同国籍的食客。每天早晨，送菜人放在店铺门口的蔬菜和蛋肉，品种差不多，到了晚上，服务员小哥端上来的，炸鸡和牛排都有，披萨与三明治共存。滋味却不一样。每家酒吧都有一个靠墙的酒架，那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高矮胖瘦不一的酒瓶，色彩斑斓，却都只有半瓶，那都是忠诚度最高的酒客留在这里的。某家葡萄酒酒吧有着法式浪漫，某家“实验室”一样的店铺最有魅力的是麦芽威士忌。有一家意大利风格，“还原古罗马的神秘餐厅”，另外一家又是拉美风情，还有两家来自西班牙，有火腿球、土豆饼和山羊芝士菠菜色拉。更有一家卖印度咖喱饭的，说是店里有几台洗衣机，将衣服扔进去，吃完饭就可以洗好……

我是洋西厨兼西菜盲，我不知道在空无一人的街上可以寻觅什么。

电视屏幕一片漆黑，再也没有绿色的草地，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春天终于来了，行道树的新绿，在枝头看不见，遥遥却是在随风飘荡。小街上最美丽的绿色是营业员的健康码。店铺集体伸了一个懒腰，醒来了。一两天后，酒吧突然一起开张，小街上所有的窗和门通通打开。

竟然还有这样多的外国邻居安心地留在上海——和他们的中国朋友喝酒吃饭，小声交谈；姑娘在电脑上翻页，中年人在手机上码字；有时候是两人无言面对，还有人独自来喝酒吃饭咖啡，枯坐一天；有家餐馆响起了摇滚，声音低低的，不致飘到窗外……

电视屏幕一次次在重复播放比赛，比赛是去年的，绿茵也是去年的。如今球场无人奔跑，草已经长得很高了吧？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展出了一款浅豆绿色的短袖运动衣。一丝淡到看不见的灰色改变了新叶的嫩绿。这是一种宽容和低调的颜色，可以作为背景，与很多颜色相配。那模特脸，想起来是已经44岁的贝克汉姆。用一位成熟且退役已久的选手来做模特，可能是为了展现这个春天不再属于天真烂漫的少年，沉着才是今春的基调。新叶的绽放无人欣赏，娇艳的嫩绿，清朗的翠绿，一闪而过。在延中绿地，可见处处飘落的花瓣，先是樱花，然后是海棠，不免有很多惆怅。绿色毕竟宽来了，即使不太如意，也是绿色。今春的绿色依旧是冬天的告别，却有着秋天的深沉和阅历。

能不能许给我们一个浓郁的夏天呢？我仿佛看到这里每一家店铺的荧屏全屏都现场转播，闻到了足球场割过绿草的芬芳。响起经久不衰的球场老歌：《生命之杯》和《意大利之夏》……

清明前后，正是吃螺蛳的季节。虽然暑假期间因为经常下水摸河蚌和螺蛳，吃得更频繁，但入夏后螺蛳仔儿特别多，比起清明时的螺蛳味道总要差那么几分。

小时候吃肉的机会少，我是真把螺蛳当肉来吃的。母亲干完地里的农活回家途中，随便挑个水渠，挽起裤管，跳进水里，随手一捞，便是一捧。初春乍暖还寒，渠水是活水，冰得刺骨，所以母亲通常不让我们下水。我和妹妹的工作是把大的挑出来，小的扔回水渠。回家后把螺蛳用提桶盛清水养着，滴一两滴油，第二天就能吃了。记忆中，田边水渠里的螺蛳以爬在草上或枯树枝上的居多，因此不十分脏。不像我日前买的螺蛳，好像从泥里挖出来的，要养两天才敢放心吃。

我的老家江苏东台人吃螺蛳，其精髓是一个“吸”字。一碗螺蛳做得不成功，关键在于是否好“吸”，味道好不好反倒成了次要的事情。起初，母亲做好螺蛳，总是先挑一个出来吸一吸，要是好吸，说明今天的螺蛳做得不赖；若是不好吸，则会摇摇头，叹口气，说今天的螺蛳做得不好。后来我大了些，母亲炒螺蛳的时候便由我烧火，检验螺蛳是否好吸的任务自然也就由我代劳了。我每次都等不得螺蛳凉下来，胡乱吹两口气便塞进嘴里，烫得直吸气。

老人家吸螺蛳，练的是童子功。孩子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把螺蛳凑到

沃尔特·克兰（Walter Crane, 1845-1915）这位艺术大师人们并不陌生。他创作了《睡觉人》《灰姑娘》《蓝胡子》《四十大盗》《魔法船》《小红帽》《我的母亲》《数字和孩子》《月份歌》《语法歌》《安妮和杰克在伦敦》等著名儿童绘本。

克兰作为工艺美术家，在儿童绘本、插画领域有持续的影响力，他甚至有“托儿所艺术家”的称号。如今从幼儿园孩童到大学博士后甚至教授竟然都有人欣赏他的作品。不过，他的艺术成就与政治理想、实践远非如此简单。克兰受林顿（William J. Linton）、罗斯金、莫里斯的影响，已有人提及。克兰也是一名社会活动家，他还受到苏格兰哲学家、教育家卡莱尔（Thomas Carlyle, 1795-1881）的影响，于1885年加入费边社（The Fabian Society），主张渐进社会主义乌托邦。克兰把自己拿手的两项“手艺”——艺术与教育——有机结合起来，为中产阶级服务，试图改良维多利亚社会。其宣传工具、武器不是论文和演说，而是画笔和雕刻刀。

进入21世纪，教育、艺术史、政治学、视觉文化等领域的学者重新发现了有趣的克兰，奥尼尔、凯杰、科达是其中的代表，他们关于克兰的作品和人生发表了重要研究成果。不过，人们似乎并没有从博物学文化的角度欣赏克兰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遗憾。

神话、女性、孩子、花、教育是克兰创作的永恒主题，他常能在一部作品中将众多元素融合在一起。克兰从1889年到1906年共创作出版了五部关于英国本土花卉的精致图画书，可称之为极具博物情趣的“五部花书”，它们是《花神之宴：百花化妆舞会》《夏皇后蔷薇锦标赛》《古老英格兰花园的花卉奇想》《两种墙花描述的花之婚礼》《莎士比亚花园：来自戏剧的花束》。我

猜测，中国人甚至英语世界许多人对这些著作也并非都熟悉。

首先需明确的一点是，这“五部花书”外表浅显，但没有一定的植物学、博物学、文学基础，其实不容易看懂，因而也很难说它们只是给孩子阅读的。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，一般的儿童绘本丛书，不收录这五部书。而在在我看来，这些书代表了克兰创作的最高成就。

下面仅通过解读《花神之宴》的一小部分来展示克兰的艺术水准和对英国野花的认知。此书共包含40幅石板彩印的图画，每幅上一般有两行手写的诗句，画面和文字通常表现一到两种本土植物。“阴沉的冬日即将过去，花神皇后在她的花园漫步，从长睡中唤醒百花仙子：请准时光临今年的快乐节日。”花神皇后是这次派对的召集人。百花仙子响应号召，从冬日长眠中睡醒，盛装打扮，迎着春日阳光，纷纷进场。

“雪滴花第一个进场，白色花瓣衬托霜王的勇敢也装点着早春的大地。”Snowdrops字面意思是“雪滴”，对应的植物俗称“雪莲花”，指石蒜科一类地被植物，早春时节雪还没有完全消融，便已开花。它原产于欧洲中部和高加索地区，现在世界广泛栽培，但是，按中国植物学界的约定，“雪莲花”一词已经用于菊科风毛菊属，于是Snowdrops对应于雪滴花属（Galanthus），称雪滴花。此外，汉语

发音接近的还有一类称“雪绒花”，对应于菊科的雪绒花属（Leontopodium）。从植物学角度讲，上述三个属之间差别非常大，不宜混淆。

接着，“番红花小王子伸出胳膊，用其杯状花被盛取一束阳光。”再下面是石蒜科水仙、毛茛科林地银莲花走过来。“林地银莲花在狂风中震颤，这脆弱的心灵之花白里透红。”

第一张图描绘的是：The Violet, and the Primrose dame, with modest mien but hearts a flame, 中文意思是：“香堇姑娘和报春夫人外表端庄，内心如火。”英语中Violet为源于拉丁语“紫色”的一个女孩名字，在维多利亚时代紫色是最美最受欢迎的颜色。在植物学中，Violet指堇菜科堇菜属植物，在此特指香堇菜（Viola odorata）。Primrose指报春花科报春花属植物，特指野报春（Primula vulgaris），也称德国报春。香堇姑娘头顶装饰的和右手所持花篮中盛放着的都是香堇菜的花，右脚趾上装饰的及画面左下角地面上生长的也是香堇菜。报春夫人右手、胸前、头顶均有野报春的花瓣。

第二张有一点难，值得细说一下。画面上的句子为The “Lady smocks all silver white”, The milkmaids of the meadows bright, 中文大意是“碎米荠以素雅之花铺覆盖草地，挤奶的女工活泼、美丽。”两行英文均点出植物的种

类。其中the milkmaids指十字花科碎米荠属植物。此画面描述的是草甸碎米荠（Cardamine pratensis），也称Lady's Smock，字面意思是“女士工装”或“女士罩衫”。草甸碎米荠为多年生草本，茎单一，直立，表面有沟棱。总状花序顶生，有花十朵左右，花四瓣，白色到紫红色。欧洲、亚洲和北美都有分布。细心的读者会看到句子第一行中有引号，表明内容引自别人。引的是谁呢？引的是莎士比亚早期喜剧《爱的徒劳》。故事大意是这样的：国王和三个朝臣发誓不近女色。不料法国国王派公主带三名侍女前来访问，四位男士很快改变主意，纷纷堕入情网。四位男士演出了一系列风流滑稽戏。《爱的徒劳》中的《春之歌》有这样的句子：

When daisies pied and violets blue, And lady-smocks all silver-white, And cuckoo-buds of yellow hue Do pipe the meadows with delight, The cuckoo then, on every tree, Mocks married men; for thus sings he, Cuckoo; Cuckoo, cuckoo: O word of fear, Unpleasing to a married ear!

许多词语是双关的，很难翻译。可大致译作：“雏菊色堇菜蓝/碎米荠花一色白/鳞茎毛茛花黄色/欣然绘景牧场/杜鹃枝头反复叫/活该嘲弄已婚男/布谷布谷真恐怖/绿帽人耳好难堪。”中国人把妻子与别人私通用乌龟、王八、绿帽来形容，而英国人则用布谷鸟来形容：to be cuckolded。要理解这一点，需知杜鹃这种鸟的习性：将蛋产在别的鸟的窝中，让别的鸟孵化、喂养。

第三张说的是报春花科黄花九轮草（Primula veris）和毛茛科草地毛茛（Ranunculus acris）。英文用的是buttercup，理论上可以指多个不同的种，但考虑生境和形态，可以确认特指这个种。

克兰绘制的下一种植物（参见图4）是天南星科的，有一点植物学知识就能看出来，是哪个种呢？对我们而言There Lords and Ladies of the wood, With shaking spear, and riding hood, 字面意思是“森林的君子淑女们，手执颤抖的长矛、身着带帽的披风。”似乎没有讲植物。不过，稍微一点功课，结合英国的情况，可以猜测它是斑叶蕹南星（Arum maculatum）。这种植物的一种俗名恰好是lords-and-ladies! 斑叶蕹南星为多年生草本，高50厘米。围绕肉穗花序，外面有佛焰苞（天南星科许多植物都有此特征）。花期4-5月，果实7-8月成熟。画面中人物腰间的三个系带上的装饰来自其穗状果序上成熟的红果。此植物分布于英国、地中海和北非。克兰把此植物的肉穗花序的长度画得夸张了一些，实际上不超过佛焰苞。

举以上这些例子，已经能够说明问题。凭一张“化妆”植物画和两行诗句，读者能够看出什么？当然，完全不懂画面的内容，也会觉得画很棒，人物婀娜多姿、植物栩栩如生，充满了动感。即使不了解内容，收到一张这样的卡片，也会欣喜。可是，如果读者像创作者克兰一样，能够辨识其中的植物，在生活中接触过类似的植物，那么体验会立即上一层。看得出来，克兰对英国乡村野生植物非常熟悉，其绘画既浪漫夸张又高度写实，把植物的分类学特征准确地展示出来了，这些作品是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完美结合。如果读者有一定博物学知识，甚至可以把植物鉴定到“种”的水平。

那么，克兰为何这样画？是要做科普吗？这是个困难的问题。因为多数人没有这样画！几年前一个偶然机会我第一次接触克兰的这些画作，被惊呆了，我找不到第二例。

有人说他这般创作，是为了他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。经过一番解释，当然也说得通。但艺术就是艺术，它源于生活，服务于生活，克兰的绘画首要的是给人美的享受，过度引申可能不合适。重要的是为了什么，使用者可以自己解读。重要的是这些传世佳作是如何具体创作出来的，它需要怎样的生活体验和艺术修炼？如今，两个极端都大有人在，走写实一路的，画得跟照片一样逼真；走浪漫一路的，天马行空，不着边际。唯独两者结合，难上加难，却也散发着无穷的魅力。

我们生活在“花花世界”中，野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卡罗尔在《艾丽丝镜中奇遇记》中讲：“花会说话吗？”“与你一样会说话”，卷丹（一种漂亮的百合科植物）回应道，“而且声音很大。”克兰如此喜欢植物，说明他了解大自然，热爱生活，而这或许是其作品在艺术、商业、教育上成功的原因之一。他曾经说过：

人们在浏览一本书，抵达一片有插图或装饰画的绿洲，会感觉惬意。坐在棕榈树下小憩，让我们绷紧的思想放松一下，喝一杯别样的智识饮料，或许就能目击我们所追求的思想从映现出来。因此，一如始于图像，我们也终于图像。

# 克兰绘制的英国野花

刘华杰



图1：堇菜科香堇菜和报春花科野报春



图2：十字花科碎米荠



图3：报春花科黄花九轮草和毛茛科草地毛茛



图4：天南星科斑叶蕹南星

# 笔会



“文汇报” 微信二维码

# 吃螺蛳

周小勇

孩子的嘴边让孩子“喂”，要是很快就能学会，就夸这孩子聪明，学东西快。这门功夫，讲究的是全程不用手：用筷子飞快地夹一个螺蛳，扔进嘴里，用舌头调整方向，嘴唇缩起，叼住螺蛳身子，猛地一吸，螺蛳肉探出大半个壳来，螺蛳头咬断，螺蛳肠子留在壳里，丢在桌子上。整个动作一气呵成，必须快、稳、准——夹得快，把得稳，咬得准，中间不能有丝毫犹豫。喂螺蛳的力道也有讲究，力道大了，螺蛳肉都出来了，除了吐螺蛳壳外，还得再吐一次螺蛳肠子，多了一道工序，显得不那么专业；力道小了，螺蛳肉吸不出来，而且再次吸的时候因为少了弹出的距离，就更不容易吸出来了。这时候就得用舌头迅速调整方向，在螺蛳尾用力吸一下，把螺蛳肉吸到螺蛳尾，再用舌头重新把开口部分调整过来，用力一吸，保准能吸不出来。在我们老家，谁要是连螺蛳都不会吃，是会被人暗暗鄙视的。好“喂”这个黄金法则统治着螺

蛳料理的全过程。剪螺蛳尾是第一个技术活，剪的口子不能太小，太小了不光不入味，空气流动也受限，吸的时候比较费力；口子大了，螺蛳尾进来的空气流动太顺畅，不能把螺蛳肉推出来。炒的过程最关键。这个全凭经验，功夫老到我母亲，也偶有做失败的时候。母亲后来摸索出一套比较成功的螺蛳料理方式，十有八九都能成功，其中最拿手的就是“余”螺蛳。将葱、姜、料酒、酱油等一应材料兑水烧开，再将螺蛳放进去直接烧，中间省掉了炒的环节，煮开一会儿再用大火收汤，几乎没有失败的时候。吃螺蛳于我而言，成了一种情结。除了儿时的记忆，也有生活的痕迹。1998年我去西安求学，北方人不大吃螺蛳，每逢有吃螺蛳的场合，我总是早上最“出彩”的那个。别人用牙签挑螺蛳肉，我直接喂。往往别人才吃十来个的时候，我面前已经堆起一座小山似的螺蛳壳了。这时候朋友们往往啧啧惊叹，我的虚荣心则得到了

最大的满足，顺便传授一些喂螺蛳的技巧，看他们不得其门而入，就更加膨胀了。我的好友卫民，那个时候已经在西安成了家。我去他家做客的时候，他经常提前一天准备好螺蛳，等我过去的时候做了一起吃。可惜我的手艺不如我母亲，每次做得都不那么好吃，充其量也只能解解馋而已。我每次吃的时候都会回忆起初中时候的某天早晨，我俩在我家院子里，两人不就主食，吃掉了两大碗螺蛳。再后来，到了上海工作，朋友们慢慢都知道我喜欢吃螺蛳。剑川路上有一家烧烤店的螺蛳炒得不错，我和史猛经常约着去吃点烧烤，就着一盘螺蛳，喝一点啤酒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这两年工作忙了，肚子上的肉也多了，吃烤肉的时候不敢尽兴，但螺蛳还是每次必点的。

爱人和孩子在我影响下，也喜欢上了螺蛳。这几天正是螺蛳肥美的时候，宝秀路上的一家小卖店有新鲜的螺蛳卖，头次买了一炒着吃，竟然失败了，连我都嚼不出来。所幸味道还不错，爱人和女儿都觉得味道很好，连不吃辣的女儿都说好吃，给了个A+的评分，没有得到A++，是因为放了辣。昨天新来一批螺蛳，我买来养好后，今天中午换了个做法，把螺蛳壳先放到锅里煮开，用竹签挑出螺蛳肉，做了螺蛳炒韭菜，味道虽也好，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就跟吃瓜子得一颗颗嗑了一样，吃螺蛳还是得“喂”，否则就少了那个味道。